

也是亲姥爷。”杨妞花笑了，有时她觉得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，隔三岔五有亲人给她打电话，一会儿三姨，一会儿二姨，一会儿舅舅，这是以前多少年没有感受过的。

和姐姐桑英、丈夫老许相处的日常，也是幸福的具象化。11月6日，杨妞花开启专场带货直播，桑英默默站在妞花后面，话不多，举着牌子，安静陪着。桑英说，妹妹没回来之前，她就是一个农村妇女，整天在工厂里上班。妹妹回来后，带着她去了北京、厦门，又回到河北，她们好像从小没有分开过一样，一晚上能躲在被窝里说二百个人的坏话。

姐姐桑英生性敏感，是个“小哭包”。采访时她说自己不够勇敢，这么晚才找到杨妞花，还怕给杨妞花招黑。“说得不好，你们剪。”她总是跟记者说。

杨妞花常对她说：“姐姐不管你有用或没用，只要你永远站在我身后，我一回头就能看见你，就是最大的动力。”桑英清楚，杨妞花对她的好，不只是姐妹情，而是把对父母的爱也转移到她身上了。

寻亲回家当我看到家只剩两座坟的时候，我自认为这些年的委屈什么都不是了。我就在心里面发誓，一定要把人贩子找到，一定要让她得到应有的惩罚。

刚结婚时，杨妞花觉得特别幸福，拖地时会用湿的拖一遍，再用干的拖一遍，觉得还没干透还会专门拿吹风机吹干。院子也会扫得干干净净。老许是个直男，杨妞花骂他300句，他可能就回一个字。日常相处中，杨妞花会当着孩子的面宠老公、秀恩爱：“你们不要吃完了，给我老公留点。”孩子们听了，就故意做出恶心的表情。

当看到杨妞花越来越闪耀光芒，老许莫名感受到外界的压力：“我是不是越来越配不上你了？”杨妞花一愣，接着半撒娇半打趣地说道：“你配不死我。”

梦魇：“我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”

杨妞花曾经说，余华英是她这辈子最恨的人，现在仍然是。“寻

亲回家当我看到家只剩两座坟的时候，我自认为这些年的委屈什么都不是了。我就在心里面发誓，一定要把人贩子找到，一定要让她得到应有的惩罚。”

杨妞花明明知道余华英没有赔偿能力，仍然向她提起了高达880万元的民事赔偿。2023年7月14日，在庭审现场，杨妞花时隔28年再次见到余华英，那一次见面，杨妞花预想过很多场景——余华英会声泪俱下地向她道歉、忏悔，“但余华英完全没有给我机会。我当时在哭，她没有抬头看我一眼，整个过程中除了跟我吵架，就是否认对我的伤害”。

庭审中杨妞花一直盯着余华英，“就想让她回头看我一眼，想让她知道曾经被她拐走的那个5岁的孩子，现如今长大了又找回来了，而且把她送进了监狱”。10月25日，重审一审判决结果仍是死刑，杨妞花第一次看到余华英的胳膊往回缩着，整个人垂头丧气。“她可能觉得这一次逃不过了。”

抓住余华英不难，难的是杨妞花如何直面童年阴影，杨妞花内心深处的害怕与恐惧时常会浮出水面，令她惶惶不安。她在《一路生花》书中写道：在我的生命中，有很多这样的窒息时刻，我已经无法从回忆中找到确凿的痕迹。但这些无法找到源头的恐惧感，始终支配着我的人生。

是的，这样的遭遇，让杨妞花



左图：杨妞花第一次回到家乡，父母早已去世。